

幸福街花儿巷的腊月

■杨树弘

涪江岸边，重庆潼南，有一条风情独具的小巷——幸福街花儿巷。这里不仅长满了我童年的记忆，也游走着内心深处永恒的家乡情怀。

时节已进腊月，过年的脚步缓缓走来，花儿巷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时散发温暖、催生祥和。空气中弥漫着腊肉、香肠的味道，向远行归来的人们，诉说着满满一年的乡思和温情。

腊月，是花儿巷最热闹的时节，每家每户都在忙着为过年和团圆做准备。

清晨，当米格子实木窗透进淡淡的阳光，我便闻到了腊味的香气。浓郁的味道飘入鼻息，分明唤我早早起床，这给准备打鸣的公鸡来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跃跃欲试的归来的子要和爷爷奶奶一起，进入到极具仪式感的节日筹备中。

父母忙碌的身影、邻里之间早就熟悉的欢声笑语，成为我心中最美的年俗。

一盏盏花灯点燃了家家户户的希望，孩子们在巷子里欢声笑语，家长们忙着张贴春联、剪贴窗花……这场景，唤醒归来的我，重新品鉴那份承载着乡村记忆的依恋。

走在幸福街花儿巷的路上，我感受到的是岁月的醇厚与沉静。

如果说，腊月的年味是花儿巷的灵魂，那么乡村振兴的一笔一画更是这片土地的希望。过去的几年里，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演进，花儿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借着这股暖风，年轻人纷纷返乡，投身到改变故土的事业中。

我见证了村庄的变化，老旧的房屋经过修缮，显示出焕然一新的模样；田野中，机械化的农业生产让昔日的耕作模式发生了质变。以前辛苦耕作一整天收获的仅仅是几筐稻谷，而如今，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。

幸福街花儿巷正朝着家的希望与未来迈进，正在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美丽乡村。

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落后的乡村习俗如今被重新定义。每年腊月的文艺演出，不仅吸引了村民参与，更让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融入并乐在其中。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，带来了无限的可能，而花儿巷，正是这种新旧交融的大舞台。

在温暖的腊月，在花儿巷的每一个角落，似乎都能听到乡民们的欢笑。

每个家庭都有着准备欢度春节的不同样式、不同板眼，那璀璨多姿的乡风民俗，恰似一幅幅温暖的画卷，记录了这个村庄一代代人的发展、进步，并成为他们迈向好日子共同记忆。

在小巷的角落，我碰到一位年长的奶奶，她娴熟地和着年糕米粉，逐步摊成一个薄饼，她把好日子煎得喷香，供在外地工作、学习归来的儿孙和游客享用。

这种手艺不断传承，把岁月的记忆，化为一缕缕的滋味。腊月的年糕，便是乡亲们用心烹饪的祝福，祝愿新年、祝愿未来，生活蒸蒸日上。

那些已然成为传统的民俗，如挂灯笼、贴福字、擀面块、敬祖先……都潜藏着对逝去时光的眷恋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巷口老树下，三五成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，谈论

着过年的计划，讨论着新的一年的愿望。你一言我一语中，心中的温暖被不断点燃。乡村民俗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延续，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升华出来的情感牵绊。

花儿巷的孩子们，在巷口玩耍、嬉戏，他们的笑声透着单纯、透着清澈、透着希望。这个古老的乡村，尽管生活条件渐有改善，但孩子们朴素的眼神中，映射出的仍是乡村步步升级的可贵梦想。他们的心中、他们的未来，不仅是简单的富足的生活，更承载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无限可能。

花儿巷的年轻人们，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，为家乡的振兴辛勤付出。他们办电商推广农产品，将美丽的山水、聚情的味道送往更远的他乡。

在幸福街花儿巷的腊月，我看到的不仅是物质的变化，还有人们思想的迭代蜕变与心灵的丰饶充实。每一份对未来的憧憬与努力，都如同那满是希望的蜡梅，盛开着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给花儿巷带来更多的色彩与韵味。乡村的未来，仿佛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，正等待又一代人去探索，去创造。

腊月的暖阳，静静地述说着花儿巷的故事，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延绵不断的温暖人情，昭示着未来的日子里，花儿巷将继续承载乡亲们的梦想与追求，承载幸福与希望，让涪江河畔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共同参与并融入这场美丽的旅程。

幸福街花儿巷，在新年的钟声里，迎接一轮崭新的沾满泥土气息的希望！

馓子和果子

■龚得泽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工业化已经像带棚的拖拉机那样开进了县城，于是，饼干、蛋糕、面包等等，以很小的渠道向乡村渗透，让那里的孩子们垂下口水。但在家乡的街头农家，自家解馋或者馈赠亲朋的首选的仍然是作坊做的传统点心、零食。其中，油炸的馓子、果子一直算拿得出手的好货物。

馓子和果子的主要食材都是面粉与水，都是经过油锅炸出来的，都是条状的，金黄色的，口感都很酥脆。不同的是，馓子由与面条差不多粗细的馓条层层盘绕弯曲，显得蓬松大气；果子则是短打扮，比馓子粗了很多，放在馓子跟前，好比小扁鱼与大带鱼。

做馓子和果子时，如果在和面时加点芝麻，或是在坯条外层沾点芝麻，再去油锅油炸，那也会提升很多香味，同时也让这两种点心内涵更丰富。

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馓子，但馓子形状、馓条粗细、单块馓子大小、原料、用油各有不同。与大多数地方的馓子一样，家乡苏北的馓子是小麦面做的。听说南方不种麦的地方，还有米面做的馓子，模样就像重庆磁器口的麻花。

家乡乡间与全国大多数坊间一样，都把馓子叫作馓子，但家乡历史上的府城却把它叫作茶馓，而且是一种当地著名的特产。

馓子与茶在名字上联在一起，似乎更有格调。但我总觉得它的口感没有乡间大集卖的馓子好吃。

相比茶馓和很多地方的小馓子，家乡集市上卖的馓子块头相对较大，而且呈扇形。家乡的馓子多数是菜籽油炸的，也有用荤油（猪油）炸的，味道各有千秋，用荤油炸的馓子印象中相对粗一点，南面乡镇卖得多，这个馓子竟在南北几公里的地差，主料与形状都有区别。

果子虽然叫果，带了木字，被人误以为是水果类，其实却是面食。原以为只有老家这么叫，网上一搜，全国很多地方也都这么叫。

果子是甜食，馓子则是咸的。炸果子的过程，也是要加盐的，但更多是加糖。这也使果子像树上长的果子一样有点甜。荤油炸的果子冷却后外面会有薄薄的一层白色糖霜，荤而不腻。可盐可甜的选择自由，原来早就在家乡实

现了。

由于馓子和果子制作过程比较耗油，在那个缺肉少油的年代，鲜有农户自家制作，加上它们外形口味俱美，食用方便，易于携带保存，让它们在不够富裕年代的农家具有更特殊的地位。

果子是春节等节日馈赠亲友的重要礼物，是平时招待客人的重要零食，经常与大糕一起出现在礼品篮中，或者出现在招待客人的盆碟中。

相比果子只作为零食，馓子的吃法要丰富得多。馓子可以干吃，让人爱不释手，也可以开水泡着吃或者烧汤煮着吃，有入口即化的蓬松感。

馓子不仅是解馋的零食，也可以作为主食，还可以作为菜肴的配料。丝瓜煮馓子是比较常见的做法，丝瓜因此更有香味。馓子还可以切碎，混入韭菜馅，用来包饺子。馓子还可以泡牛奶，或者放入西红柿鸡蛋汤，都没有什么违和感。

在生日蛋糕出现之前，馓子应该是乡间最有仪式感的食物。馓子不仅是招待客人、馈赠亲友的佳品，更因为其热量大、好消化，是乡间坐月子的必备。哪家添了娃，不仅自家会主动采购很多馓子，在小孩改案（小孩出生满十二天）、满月、百日等特殊时分，亲朋好友来出礼（祝贺）时带的礼品篮里装的首选也是馓子。

这么说，馓子似乎比果子的台面更高一些。实际上，馓子的文化意味也确实更强，它古称“寒具”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寒食节。很多古代的科学家、文学家、医学家都有相关文传。

据史料记载，五代时金陵“寒具”制作技艺精湛，“嚼着惊动十里人”。苏东坡曾写过一首绝句《戏咏馓子赠邻姬》，描述馓子的制作过程和口感。诗云：“纤手搓来玉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，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这应算作馓子最好的软广告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谷部》中记载：“寒具即食馓也，以糯粉和面，入少盐，牵索扭捻成环钏形……入口即碎脆如冰雪。”“馓子利于大小便，润肠、温中益气。”由此可见，乡间喜欢馓子既源自它本身的美味，也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传统的一部分。

那么，果子跟馓子放到一起写，也有独特原因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果子的甜在记忆中更占地位，一甜胜百味，连回亿馓子的味道，也是甜蜜的了。



群乐榴石红(中国画)

梅忠智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

在铜钵河畔遇见美丽

■李玮

在广袤的土地上，有一条河流如同一条细腻的绸带，隐匿在大地的纹理之中。它不张扬，不喧哗，静静地在地缝里流淌。

这条河流，虽不显山露水，却自有其磅礴之势。它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，从四川的巍峨群山中苏醒，蜿蜒而下，穿越重庆的丘陵与沟壑，又在四川的肥沃土地上盘旋。

它先是汇入渠江，如同一位游子归家，再奔腾至嘉陵江，如同一位勇士出征，最终融入长江，一路激荡，一路歌唱。

这条既不大也不小的河流，润泽了这片土地，更孕育出一种文化、一种力量。

这条河就是铜钵河。

蜡梅馥郁时节，铜钵河荣登第三批“全国美丽河湖”榜单，重庆唯一。

在川渝腹地，梁平明月山的深情怀抱之中，铜钵河仿若一位古老而深邃的诗人，轻声吟诵着岁月的悠长诗篇。它从四川省大竹县白坝乡流出，

进入重庆梁平，流经七星镇、碧山镇后，再度进入四川大竹……其流域面积达916平方公里，干流长度95公里。

晨曦微露，铜钵河在微光中苏醒，波光粼粼，灵动如诗。两岸山峦似卫士守护，倒映于河心，河畔绿植随风摇曳，绘就一幅水墨丹青。午后，阳光倾洒河面，泛起璀璨金色涟漪。孩子们的欢笑与河水潺潺声交织，谱成一曲自然交响乐。夕阳西下，铜钵河披上金色霞光，波光闪烁。夜幕降临，两岸灯火宛如星光，映照河面，五彩斑斓，如梦如幻。

清寒时节，铜钵河则以婀娜之态，展现出生命的活力与坚韧。它是大地的诗篇、冬日的画卷、川渝大地的华美乐章。

铜钵河的美，曾一度停滞。

曾经，因重庆梁平与四川大竹流域治理各自为政，铜钵河水质沦为劣V类。

四年多前，变革开启。川渝两地携手合作，唤醒了铜钵河沉睡的涟漪。

污水处理厂点缀乡间，雨污管网织就翠绿衣衫。河道焕新，湿地重生，水质得以净化，沿岸居民

的笑颜在碧波中荡漾。

这不仅环境的复苏，更是乡村的振兴，绿色与生活和谐交融，生态之美在铜钵河畔绽放。

“同饮一河水，川渝一家亲。”在河湖共治中，重庆梁平、四川大竹两兄弟，共同守护着碧水蓝天，见证着智慧与辛勤付出。在河流的滋养下，我们看到了生态文明的曙光，目睹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。

铜钵河的美，不仅在于自然风光，更在于其厚重的历史、灿烂的文化，以及巴渝人民共同治理的智慧与努力。两岸古村落星罗棋布，老石桥、古寨墙、旧戏台诉说着传奇。梁山灯戏、四川竹琴、麻子锣鼓、抬工号子此起彼伏。两地人们依山而居，与河流共生共荣，生活习俗、节日庆典皆与铜钵河紧密相连。

在铜钵河畔，我们不仅邂逅了自然的美丽，更寻得了心灵的宁静。这里，是灵魂的栖息之所，是梦想的启航之地。

放眼中国，众多如铜钵河般的河流，成为亮丽的风景。它们是大地血脉，滋养着古老而充满朝气的土地，孕育着生机与活力。它们不仅是水流的涌动，更是时间的见证。

在这些河流的温暖怀抱里，我们窥见时光的波纹、文化的传承、自然的恩赐。在这些河流的陪伴下，我们感受生活的韵律、生命的和谐与壮美。

愿每一条清流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；愿家园永远宁静、澄澈、美丽。

■李燕君

元旦节的图书馆，只余几个长期“坐馆”的人，零星地散落在各个大木桌前。我一边“磨洋工”，一边等待闭馆音乐，好心安理地回寝室。

不痛不痒地学了一天，刚躺床上，娱乐视频还没来得及点开，导师就来电了。

王老师刚下飞机，坐在的士上往家赶，在沉思的大脑里修改我的论文。深更半夜，他的声音竟依然浑厚，有力地压制住了疾驰的风声。我虚弱地应着话，像最后一声秋叶嘶嘶飘摇，像刚出生就被拖入大雨中的小猫无力吱吱。

挂完电话，发现自己端正地坐在桌前，不知何时下的床，还穿戴整齐了，稿纸上写满了导师提的修改意见，以及无数个随手一画的奇怪圈圈。

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本朝，从不骂人，他只是营造一种氛围——

导师坐在黑皮转椅上，头无奈地往后一仰，长长地出一口气，两眼望向天花板，紧皱的眉头和不悦的神情提示着我们，他正在“反抗绝望”。一两秒后，椅子扶手重重一拍，涣散的眼神迅速聚焦，炯炯地盯住你：“你这，啊？毕得了业吗？啊？毕得了业不！”

我的头皮紧了起来……

导师的家就在学校附近，他的作息很规律，晚饭后会来学校散步。大家打听好导师的散步时间和路线，据此自我规划，以求和导师完美错过，谁也不想“放风”的时候被导师拎住说论文。

在一个热死蝉的傍晚，我和师妹遇见了迟来散步的王老师，他穿着宽松的汗衫，摇着蒲扇，回应声里气息有些不稳。

他思索了一下才想起师妹的论题，叮嘱了几句，很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，说自己现在老忘事儿，常常一走到书柜前就忘了要找的

我的老师王本朝先生

那本书的书名。

“好，走了！”

王老师从不铺陈散场词，不像他的论文那样承上启下、逻辑严密，往往上一秒聊完，下一秒他就“好，走了”。

师妹的眼睛还在庄严目送老师的背影，嘴却先努过来嘿嘿一笑：“幸好王老师没提框架，不然咱今天就‘种’这儿了，他说他年轻那会儿跟朋友通宵聊论文！这谁顶得住？”

年轻那会儿？我望着王老师摇着蒲扇走远的背影——竟已这么久了。

怎么这么快？王老师写旁征博引的论文时才二十多岁，一个穿着牛仔短裤的上世纪80年代时尚青年，双手插兜，意气风发；破格提为教授时只有33岁，照片里一脸威严；35岁就已完成大著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》研究，后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领域，那时他皱纹纹不多，没有白发，背后的书如山如海。

“其实我年轻的时候……”

一个不谈过去的人，和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一样可怕，因为他们没有破绽。可是王老师破绽百出，他毫不讳言他年轻时的艰苦、困惑、尴尬，但我们往往又从这些零碎的往事中看到了他的善良和侠义。

王老师平日里把往事谈得很有趣，但不喜空议时世，他的思考和关怀都化在论文里，取一瓢便能照见时世的影子，波光折射着他的神思。

威严卸甲之后，他露出原本的样子，一个爱看书和思考的老头儿，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好好的。王老师不是空守书斋、冷观世事的所谓文人，他是知识分子，是我们的老师。

有时傍晚学得太累，走在路上，倒是很盼着能遇见那个两眼盯住虚空，一边散步一边在脑子里写论文的老头儿。

勇攀乌江龙脊山

■周荆沙

每一步都考验着我的意志和体力。爬到半山腰，我已远远落在队伍后面，体力有些支离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心跳到嗓子眼，满脸的尘土和着汗水像敷了一层藻泥面膜。

真想放弃，可回头一看，如何下呀？早已回不去了，这时是退路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往前走。

前面的同伴不断给我打气加油，我靠在石头上稍稍喘息了一会，调整呼吸，继续往上攀爬。

徒步队十几辆车沿着乌江画廊深入山区，乌江两岸的山，颜色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。我们把车停在乌江边的一个村庄，六七十人的登山队从村旁的一条小路沿江而下，步行来到攀爬起点。

站在龙脊山脚下，上看，有怪石嶙峋的陡峭山壁；下看，是湍急的乌江。有几个队员顿时满脸大变，打起了退堂鼓。我也心生犹豫，这么高的山，这么陡的崖，我能爬上去吗？可看到很多队友已经开始攀爬，我也赶紧整理好装备，深吸一口气，迈开了第一步。

刚开始，坡度还比较平缓，天气也还柔和，微风徐徐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山就变得狰狞起来。路况变了，原本的小径渐渐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悬崖峭壁，天也变了，刮起了大风。

坡度接近七八十度，没有路，突出如背脊的岩石和岩石缝隙间稀疏矮小的树枝，成为我们唯一可以抓扯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重庆徒步路线的“天花板”呀！确实，我们完全是在“天花板”底下爬行。

这时候，手脚的用处更大，每一步，都得双手先抓牢了上面的植被或者岩石，脚才可以往上抬。

身子不能太直，只能贴着崖壁小心攀爬。眼睛根本不能大大地睁开，沙子尘土不停往里面灌，几次都迷了眼。只有眯着眼，透过被风吹乱而缠绕在脸颊上的发丝缝隙寻找下一根“救命稻草”。

已经登顶的队友在山顶上欢呼呐喊，决不能放弃！

我咬咬牙，再次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安全装备，又开始缓缓地向上攀爬。还好，崖壁上有很多风化的小洞，脚和手都靠这些小洞着力。每一次抓握岩石都需精准有力，每一次踏足都需小心翼翼。

汗水已经浸湿了衣服，包裹着身体，依然还能感受到汗水顺着背脊沟滑落，但我不能停下来。

终于，我站在了龙脊山的顶峰之上！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痛苦似乎都被山风吹散。我站在山顶俯瞰四周，整个世界仿佛都踩在脚下。

乌江如带，山川如画，享受着登山乐趣与征服的快乐，我放声大喊，声音在山谷间回荡，仿佛是在向整个世界宣告我的胜利与存在。

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与自然最纯粹的对话与融合；那一刻我也明白了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投身于户外探险之中。当然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

徒步、登山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迁徙，更是心灵的回归和重生。